DOI:10.13793/j.cnki.42-1020/c.1995.03.014

陆机、陆云仕晋宦迹考

蒋 方

提 要 本文对陆机、陆云在吴灭后退居读书，于太康末并入洛仕晋的旧说作重新考订。通过各种晋史材料的比较，对陆氏兄弟的诗、文自述以及其他有关史料的梳理，可以看出，吴灭后，陆机被俘去洛阳，陆云在建业出任扬州刺史从事。太康三年，陆机放归，退吴读书，至元康二年方应征辟入洛。兄弟俩在吴灭后仕晋的时间不同，经历也不相同。他们约在元康六年以后才同在洛阳仕宦，直至被害。

关键词 陆机 陆云 吴 晋 太康 元康 宦迹

关于陆机、陆云在吴灭后退居读书，于太康末并入洛仕晋一说，由来已久。姜亮夫《陆平原年谱》，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及各种文学史著作，都作此说。其根据在《晋书》及各种晋史逸文。唐人修《晋书》，“以臧荣绪本为主，而兼考诸家成之”（赵翼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七）。臧氏等书，今有佚文，互相比较，可看出《晋书》[①]在机、云兄弟吴灭入晋的经历记载上颇有含混。如臧氏言陆机“年二十而吴灭，退临旧里，与弟云闭门勤学，积十一年”[②]；而《晋书》说“年二十而吴灭，退居旧里，闭门勤学，积有十年”；退吴读书者没有提到陆云。在入洛问题上，《晋书·陆机传》云“至太康末，与弟云俱入洛”；《陆云传》则云“吴灭，入洛”，似乎兄弟俩并非同时入洛。而联系《陆机传》的上下文字，“积有十年”至“太康末”，则退吴读书的还有陆云，不然，如何称“俱入洛”呢？如此等等，可见机、云兄弟吴灭仕晋的经历还不是“史载明文”。

近年来，已见有学者就陆机的入洛时间提出了异议[③]。近翻检典籍，在机、云兄弟的仕晋问题上亦有所获，觉得由来已久的“并入洛”的说法也可置疑。故就陆机、陆云各自入洛仕晋的宦迹作一清理考证，愿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陆云的初仕及其宦迹

《晋书》及《陆云别传》（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注引）都提到陆云曾为扬州刺史周浚的从事。《晋书》中有太康末兄弟并入洛而张华荐之诸公的记载，又将陆云任周浚从事记在见张华之后；是陆云任此职在太康末以后。《别传》则称在陆云“年十八”时。两书都以任周浚从事是陆云入晋后的初仕，但太康末时陆云已廿八岁，《晋书》与《别传》所载时间相差太远。

案：太康元年（280）周浚以扬州刺史参加灭吴，次年，移镇建业；太康三年（282）后迁侍中，转少府；太康七年（286）为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、安东将军，出镇建业；太康十年（289）卒于位（见《晋书》卷61、万斯同《晋方镇年表》）。《晋书》以陆云被辟为从事在太康末入洛之后，其时周浚却在建业，又死在太康末年，这显然不可能。同书《孝友传》记盛彦“吴平，陆云荐之于刺史周浚……太康中卒”。这表明陆云之荐盛彦是在吴灭后不久，而只有他自己已经是周浚的从事之后才有推荐别人的可能。周浚在太康初任扬州刺史，三年后入迁侍中，故

?1994-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

陆云为周浚从事应在太康一、二年间。

陆云入晋曾任太子舍人、浚仪令、吴王郎中令等职。《晋书》记他“以公府掾为太子舍人，出补浚仪令”，因“郡守害其能，屡谴责之，云乃去官。……寻拜吴王晏郎中令”；是他任浚仪令在太子舍人之后，吴王晏郎中令之前。但王隐《晋书》及《别传》（《三国志》卷58注引）却称“为吴王郎中令，出宰浚仪”。

陆云任浚仪令究竟在何时？案：陆云有《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》。京陵王公即王浑，太康元年论灭吴之功而由京陵侯进爵为公，转征东大将军（《晋书》卷42）。诗题中的“征西”应作“征东”，诗中言“淮方”、“南浦”可为证。通检《晋书》，太康之后唯王浑有“征东大将军”之号。王浑在太康六年（285）正月由征东大将军入为尚书仆射（《武帝纪》），此后历司徒、录尚书事数职，元康七年（297）卒，不曾再任军事。在他之后，晋亦无征东大将军之任。故知此诗是为王浑而作，时间在太康六年以前，或许就作在王浑奉调回京，于射堂礼宴之时，那就是太康六年初的事。诗题称“皇太子见命”，是陆云这时已为太子舍人。

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系此诗于元康元年，恐出于猜测。陆云何时从周浚从事转为太子舍人不得而知，但据此诗可知，太康五、六年时，他已在洛阳太子府中了。

司马晏于太康十年（289）十一月封吴王，故陆云为其郎中令只能在此后。陆云《上吴王表》云：“昔淮南太妃当安厝，臣兄比下墨（案：此三字应为衍文。）机时为郎中令从行。”[④]陆机在元康四年（294）秋以太子洗马出补吴王郎中令，元康六年（296）入为尚书郎（见其《皇太子赐宴诗序》及《答贾谧诗序》）。

陆云表中称“昔”，可知他任此职是在陆机离去之后。《表》中有“先帝背世，曾未十年”一语。“先帝”指武帝司马炎，卒于太熙元年（290）夏。“曾未十年”是已近而未至的说法，故此表写在元康九年（299）的可能性较大。《表》称“服事以来，荏苒三年”；以此上推而至元康六年，应在陆机去吴入为尚书郎之后。吴王晏在永康元年（300）秋因受淮南王允的牵累而改封宾徒县王；若以此为下限，可推知陆云之任吴王郎中令是在元康六年至永康元年之间（296—300）。

永康元年后，晋廷诸王的一系列权力纷争，陆机兄弟均直接卷入，太安二年（303）即遇害。这三年，时间短而事件多，兄弟俩且有系狱之事，陆云任浚仪令不可能在永康之后，也就不可能在吴王郎中令之后。《晋书》称陆云自浚仪去官后，“百姓追思之，图画形象，配食县社”。陆云在浚仪能得百姓如此拥戴，其县令任期当不会太短。《大清一统志》记陆云“泰安间为浚仪令”。西晋太安年号只有惠帝时的两年，即公元302年与303年，而陆云在302年春任清河内史，旋跟随成都王颖在邺，次年被害，此期间不可能有他任。故知“泰安”是“太康”之误，陆云任浚仪令应在太康年间。太康六年时，陆云尚在太子府中，任浚仪令至早也在这之后。

他何时从浚仪去官，尚不可知。从其任期不会太短的推测看，如果他在太康六年即出宰浚仪，任职两三年，去官当近太康末。

陆云从浚仪去官之后至元康六年起为吴王郎中令之间，有一段家居读书的时光。其《赠郑曼季诗》云：“夷叔希世，犹谓比肩。矧我与子，姤会斯年。”诗中暗比伯夷叔齐，可见时在吴亡之后。郑丰，字曼季，其《答陆士龙》称：“有美硕人，自公退处”，“爰翱爰翔，爰憩其南”；说明陆云此时乃去官还吴。

郑丰仕履无载，他与陆云酬答的具体时间难以考定。但陆云仕晋后唯有自浚仪去官一事，

?1994-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

时近太康末，去官又回乡，与郑丰在吴地“幽居玩物”，“发愤潜帷”（《赠郑曼季》），两人的诗歌往来当在元康以后。而这时的陆机正有从太子舍人到吴王郎中令、尚书郎等一串升任，故郑丰《答陆士龙诗序》云：“有贤者二人，双飞东岳，扬辉上京。其兄已显登清朝，而弟中渐，婆娑衡门。”“中渐”即指去官还吴事。

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以陆云《赠郑曼季诗》系于元康六年任吴王郎中令时，并无根据，且与诗序不相合。陆云《岁暮赋序》云：“永宁二年春，忝宠北郡，其夏又转大将军右司马于邺都，自去故乡，荏苒六年。”自永宁二年（302）上推这离别故乡的六年，时值元康六年（296），正是上述陆云起为吴王郎中令时。

总上可知，陆云在太康初被周浚辟为从事，在建业；太康六年时已为太子舍人，在洛阳；此后出为浚仪令，后因郡守排挤去官还吴，潜帷读书；元康六年，起为吴王郎中令。《晋书》记他在吴王郎中令之后，清河内史之前还有尚书郎、侍御史、太子舍人、中书侍郎等职任，应都是永康到永宁（300－302）这两年间的事。相对于太康年间的仕任，陆云在元康六年以后的仕运颇多动荡。晋惠帝时，朝政反复，人情不安，故职事多变。陆机兄弟于此时周旋于权势，终死于倾轧，亦非偶然。

二、陆机的初仕及其宦迹

陆机的初仕晋晚于陆云。其《谢平原内史表》自称“入朝九载，历官有六，身登三阁，官成两宫”，概述了他入晋仕宦的经历。陆侃如《中古文学系年》以陆机任平原内史在永宁元年（301），略早于陆云的任清河内史。依此，“九载之仕”则上推至元康二年（292）。陆机《思归赋序》称：“余牵役京室，去家四载，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。”元康六年（296）上推四年也是元康二年，继续而至永宁元年（301），陆机去家九年，正合于《表》中所言“九载之仕”，故惠帝元康二年是陆机初仕晋的时间。

关于陆机的初仕，王隐《晋书》云：“吴平，太傅杨骏辟为祭酒，转太子洗马。”臧荣绪《晋书》既云：“太熙末，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”，又说“被征为太子洗马，与弟云俱入洛”。二书均以陆机是应征辟而入洛，但陆机所应究竟是杨骏祭酒还是太子洗马呢？

案：陆机《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》云：“蕞尔小臣，邈彼荒遐。弛厥负担，振缨承华。匪愿伊始，唯命之嘉。”“匪愿”二句表明他是应命入仕。晋太子宫中有承华门（见《文选》卷24注引陆机《洛阳记》），陆机用以代指东宫。他称“振缨承华”，又称“伊始”，可知太子洗马是其初仕之职。其《赴洛》第一首抒写应征时那种眷恋乡居又不甘寂寞的心情，李善注：“集云《赴太子洗马时作》。”明言其所应为太子洗马之征。杨骏在太熙元年（290）五月任太傅。惠帝至元康元年（291）始立太子，建东宫官属。杨骏在这年三月被诛，执政仅十个月。也许杨骏对陆机有过祭酒和太子洗马先后两次征命，但从上述情况看，陆机的实际应征之职是太子洗马，其去吴入洛的时间不可能早于元康元年。若算上路途耽搁，据他的《思归赋》和《谢平原内史表》所推算的初仕晋在元康二年，应该可信。《晋书》说陆机在太康末入洛后，“张华荐之诸公。后太傅杨骏辟为祭酒。会骏诛，累迁太子洗马、著作郎”，强调他曾受张华推荐与任杨骏祭酒，以与太康末入洛的时间相衔接。但这样一来，陆机入洛就不是应征，而是游仕了。这与陆机本人的诗赋以及王隐等较早的记载都不一致。

陆机在元康二年入洛仕晋，历职惠帝之朝，这正是西晋政权崩溃之前最为黑暗险恶的时期。他从入仕到遇害，仕晋的全部时间不过十一年。在此期间，据其《思归赋序》，他曾在元康六年冬回过一次故乡。序称“取急”，即因事告假。他另有一《思亲赋》，云“指南云以寄款，

?1994-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

望归风而效诚”，可见也写在北仕洛阳之时。赋有“痛慈景之先违”一语，所用“顾复”、“明发”二典，分别见于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与《小宛》，意均为感念父母之思。此时陆抗已死多年，故知陆机此赋是为母亡而作。赋言“年岁俄其聿暮”，“零雪纷其下颓”，与《思归赋序》所称“冬”之时间相合，似陆机在元康六年冬告假还吴是因为母亲的病故。

《晋书》卷69记陆机赴洛途中遇戴渊而结交一事，姜亮夫《年谱》系在太康十年，而以他荐戴渊于赵王伦在元康九年（298）。陆机仕晋后多次举荐吴士。他对戴渊的赏识与举荐如此相隔几近十年，有悖常情。《世说新语·自新》记陆、戴相识事云在“陆机赴假还洛”时，“赴假”即《思归赋序》所言“取急”，可证陆机之结识戴渊是在他元康六、七年间自吴省亲后返回洛阳的途中，随后便有他在元康八年对戴渊的举荐。

陆侃如《系年》以“由郎中令入为尚书郎”解释“赴假还洛”，这是不明“赴假”之意。陆机有《赴洛》二首，又有《赴洛道中作》二首。研究者以为都是太康十年入洛时的作品。但前者，李善引《集》为注，已明原题其一为《赴太子洗马时作》，其二为《东宫作》，是他元康二年初赴洛应征时的作品。后者则应是元康六年赴假还洛时所作。比较两组诗中所表达的感情，前者描写应征离别之际的难舍难分，后者则触物伤感，孤独自怜，情绪较平和，感慨更深沉，是已有仕晋经历之后的心境。

三、陆机在太康年间的踪迹

从上述考察，知陆云的仕晋始于太康初，陆机则始于元康初；陆云的仕职贯穿在太康的十年中，此间兄弟俩很难有长期同在吴地的机会，所谓吴灭，二人退吴读书，太康末同至洛阳一说，与他们的宦迹不相合。

陆机有《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》，诗首云：“牵世婴时网，驾言远徂征。饮饯岂异族，亲戚弟与兄。”显然，这是应征赴洛时的赠别之作。诗中那种对未来仕途的忧惧和眼下骨肉分离的忧伤，是通过兄弟的离别而相对言出，如：“南归憩永安，北迈顿承明。永安有昨轨，承明子弃予。”称“昨轨”，可见永安是陆氏故地。查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，吴县、昆山的下属乡中都有名永安者，惜史料淹缺，无法进一步考证，以与陆机诗相发明，但可证永安确是吴中地名。“承明”，李善注以为地名承明亭。但诗中云“分途长林侧，挥袂万始亭。”万始亭才是二人分手时的驿亭。况“承明子弃予”是说至承明者唯陆机一人，可见承明不是驿亭。从“南归憩永安，北迈顿承明”的诗意揣摩，陆机似用曹植“谒帝承明庐”之典，以帝宫之承明门代指入朝作官。其《百年歌》之四中“出入承明拥大驾”是同一用法。诗以“永安”与“承明”相对，言陆云所归是亲情融融的故居，己则应征洛阳而独处陌生，尤见离别时的悲伤。

陆机另一首《赠弟士龙诗》，与此应是同期之作[5]，诗云：“我若西流水，子为东峙岳。慷慨逝言感，徘徊居情育。”也处处以兄弟的分别相对而言。末云：“安得携手俱，契阔成斯服。”古人常以车驾喻君臣关系。陆机此处以二马并驾表达兄弟并肩仕宦的愿望，但不能同仕，何以同行？故用“安得”表示深深的憾恨。陆机在晋只有赴太子洗马的一次征命，时在元康二年，据此则知陆云不曾与他同行。陆云从浚仪去官，时近太康末，只有此时他已在吴地，兄弟间才可有此赠别；证以郑丰“其兄已显登清朝，而弟中渐，婆娑衡门”的话，可知元康二年陆机赴洛应征，时陆云从浚仪去官还吴后不久，故陆机诗中屡以陆云言“归憩”。那么，陆云在太康中不曾在吴地久住，自然就没有陆机与他一起退居读书十年的事。他们也没有在太康末并赴洛阳。机、云同在洛阳仕宦，应是元康六年以后的事情。

从上可知，太康中退居读书的是陆机一人。他自十四岁领父兵至吴灭，是否吴灭后即还

?1994-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

吴地，尚存疑问。陆机有《与弟清河云诗》十首，陆云也有《答兄平原诗》，两人诗中都提到父亡后已八年未见了。陆抗死在274年，顺推八载，则二诗均作于吴亡后的太康三年（282）。时陆机扶二兄棺柩回吴安葬，抵吴后召云速归，二人遂有此赠答之作；沈玉成先生对此已有考述（见《文学遗产》1992年3期）。但陆机从何处还吴？为何兄弟不能同行？仍留疑问。故就沈文对此作申说改正，以见陆机在退居之前的踪迹。

1. 沈文称，陆抗死后，五子分领父兵，“晏、景、机当在荆州，玄、云当在故里”，吴灭，在故里的陆云等照例徙于寿阳，陆机扶柩还吴，故招陆云。那么，陆机是从荆州启程，因陆晏、陆景战死在荆州。郝立权《陆士衡诗注》即以从荆州还吴解释诗中的“东徂”。但是，从吴灭到太康三年扶柩还葬的这段时间，陆机不可能在荆州。自陆逊领荆州牧，封江陵侯，陆氏三代在荆州经营数十年，且深得民众爱戴。晋灭吴后，决不会 允许陆氏子弟滞留荆州。

那么，陆机在何处呢？案：陆云诗曰：“王旅南征，阐灵耀威。予昆乃播，爰集朔土。载离永久，其毒太苦。上帝休命，驾言其归。”这就交代了陆机此时是从北地返回。朱东润曾据此有陆机在吴灭时被俘去洛阳的推说（见《陆机年表》，〈载《文哲季刊》一卷一号〉），是很有道理的，惜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。《晋书·杜预传》记杜预袭乐乡，克江陵，“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、监军十四，牙门、郡守百二十余人”，生送乐乡都督孙歆于洛阳。陆机当时即任牙门将，“爰集朔土”的原因大约在此。

其次，陆机诗云：“王师乘运，席卷江湘……洪波电击，与众同湮。颠踣西夏，收迹旧京。”“西夏”谓荆州，“旧京”指洛阳，即寓战败被俘北上之意。

第三，陆龟蒙《奉和袭美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》“三泖凉波鱼菱动”句下自注：“远祖士衡对晋武帝以三泖冬温夏凉。”（《全唐诗》九函十册）这就证明陆机在太康中确曾到过洛阳，否则他见不到晋武帝。但陆机在洛阳，若无特殊因缘，是不可能见到晋武帝并答其询问的。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一载太康元年夏四月晋武帝大会文武，引见归命侯孙皓及薛莹、吾彦等吴之降人；《吴录》也载有晋武帝向薛莹问吴之名臣事（《三国志》卷69注引）。陆机是名臣之后，被俘至洛阳，当有随孙皓等被引见之事。中原与江南疏隔已久，洛阳士人对吴地风物颇怀好奇，《世说新语》中记有不少这类问答。晋武帝向陆机探问三泖，就象问《尔汝歌》于孙皓，应都在太康初。

依此三证，可推知吴灭时陆机被俘北上，此时乃从洛阳放归，先至荆州收二兄遗骨，继而扶柩返吴，并召陆云归来共治坟茔。

2. 陆机诗序中“而士龙又先在西”一句，沈文引《武帝纪》太康元年五月“孙氏大将战亡之家徙于寿阳”，谓“陆氏全家自在被徙之列”，“寿阳位在吴郡西北，今安徽寿县，故可言‘西’、‘朔’。”但此言有不通处。若陆氏全家已徙寿阳，陆机从荆州扶柩还吴，路近寿阳，若陆云在，又无牵绊，则可相邀同行，何必至吴后乃招云？他在诗中称赞陆云“垂翼东畿，耀颖名邦。绵绵洪统，非尔孰崇？”是陆云当时仕有官职，故有“耀颖”之赞与继统的祝愿。陆云诗曰：“莫峻匪岳，有俊斯登。莫高匪云，有翼斯凌。矧我成基，匪克阶升。”则在痛心自己的仕位并不是承继父祖的基业。又曰：“芒芒高山，自予颓之。济济德义，匪我怀之。终衔永负，于其愧而。”则在述说出任敌国深负祖德的羞惭。

从两人诗中所言，可见陆云此时的“在西”是由于仕晋。陆云诗中两处言“衔艰遭愍”，“我多遭愍”，李善注班固《幽通赋》“考遭愍以行谣”引班昭曰：“愍，灭也。”“遭愍”即遭遇祸乱。陆云正用此典表达其国灭家破的丧痛之深。他的《盛德颂序》也说“而臣遭愍，自西徂东”，所言事由、路线都与《答兄平原诗》相同。（下转第86页）

?1994-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

片面戏剧观，通过剧作超情节的审美序化，赋予作品超情节的戏剧美，这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。

＊本文所引凡未注明出处均引自《夏衍剧作选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4年版。

（责任编辑　何明星）

（上接第80页）《盛德颂》是陆云任太子舍人时行经泗水瞻刘邦庙而作。如此颂与《答兄平原诗》是同期之作，则他的“在西”，是西在洛阳了。陆云在太康初被周浚请为从事，周浚在太康三年由扬州刺史入为侍中，想来这是陆云由公府掾转为太子舍人的机缘。太康三年陆云至洛阳，陆机已经离去，自陆抗卒，兄弟分别至此，正是诗中所言“八载”。从而可知，陆机自吴灭至太康三年之前是在洛阳，归吴闭门读书是从太康三年至元康二年（282——292），即《晋书》所言的“积有十年”。

注　释

①文中所引凡不称作者的，均指唐修《晋书》。

②文中所引臧荣绪、王隐等晋史材料，均据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汤球《九家辑晋书》。

③如陈庄《陆机生平三考》，载《四川大学学报》1983年第4期；傅刚《陆机初次赴洛时间考辨》，载《上海师大学报》1986年第2期。

④文中所引机、云文字，文均出自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，诗均引自逯钦立辑校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》。

⑤陆云有《答兄机》，诗中语句皆回应陆机此诗。李善注：“士衡前为太子洗马时赠别，士龙今答之。”（《文选》卷25）“前”即指这首《赠弟士龙》。

（责任编辑　何明星）

?1994-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